

文明经典文丛

王志成 苏伟平◎主 编

A NEW
GREAT STORY



新的大故事



「英」唐·库比特◎著
王志成 刘瑞青 张 倩◎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文明经典文丛

王志成 苏伟平◎主 编

新的大故事

[英] 唐·库比特◎著

王志成 刘瑞青 张 倩◎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的大故事 / (英)库比特著; 王志成, 刘瑞青, 张倩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10

(文明经典文丛/王志成, 苏伟平主编)

书名原文: A new great story

ISBN 978-7-308-12090-6

I. ①新… II. ①库…②王…③刘…④张…

III. ①基督教—宗教文化—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B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95325 号

新的大故事

[英]唐·库比特 著

王志成 刘瑞青 张 倩 译

责任编辑 张 琛

责任校对 蔡圆圆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86 千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2090-6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总 序

一直以来想做一件事：翻译一些比较经典的书，出版一些富有生活气息和思考深度的书，这些书可以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能够过上比已有生活更圆满、更自在、更自信、更有意义的生活。

浙江大学出版社感到我们的想法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很有意义，欣然同意出版这套《文明经典文丛》。我们希望这套书确实可以帮助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使人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文明经典文丛》所容纳的不仅仅有学术的内容，更有精神生命的内容。在东方，



哲学和生命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的理智活动是生命活动的一部分，这部分内容有的和我们的生命关系密切，有的则不那么密切。例如东方瑜伽，它不仅可以是学术的理智探讨，更可以是生命的试验。瑜伽的原意是“联结”。联结什么？可以和我们的身体联结，通过瑜伽锻炼可以达到健体的目的；可以和我们的心灵联结，使我们的心灵更加超然、自在，更能体验到生命的美好和喜悦；可以和内在的生命本身联结，使得我们作为个体的生命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世界中；可以通过瑜伽锻炼，帮助我们培养起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可以和其他人、其他社会共同体有一种更加健康的关系，甚至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有效的自我对话、个体间对话、宗教间对话、文化间对话、文明间对话。瑜伽是走向个人和谐、社会和谐和自然和谐的一种方式、一条道路。我们倡导广义的瑜伽观念，并不限制在大众的哈达瑜伽层面。

文明有多种含义，我们所指的是狭义



的,主要指精神领域的文明。从时间上说,我们既选择第一轴心时代的文明经典,也选择正在形成中的第二轴心时代可能的文明经典,或者一些富有新思想的专著或注释。第二轴心时代的文明正在形成之中。由于人文主义的发展,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类正进入一个我们在不久之前都无法设想的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的文化传统受到根本性的挑战。传统的经典需要有新的理解才能发挥其作用,而新文明的著作(其中包含经典性著作)自然也不断地涌现。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可以回顾起第一轴心时代(公元前 8—前 2 世纪),当时在地球的不同地区,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思想家,他们之间几乎没有来往。而今天,由于地球处于一个全球村中,新文明的创造不再受地域的限制。中国人和其他地区的人一起在创造一种新的文明,我们称之为第二轴心时代文明。

翻译和著述这方面的书不仅仅是一种



时尚，它还能为我们更多地参与新文明、新文化的创造提供参考。

浙江大学具有悠久的人文传统。我们希望这套书可以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也希望浙江大学在 21 世纪可以更多地参与人类新文明的创造。

是为序。

王志成 苏伟平

2012 年 8 月于浙江大学

目 录

导 言 / 1

第一章 “上帝”一词的用法 / 18

第二章 “世界”一词的用法 / 29

第三章 起初 / 38

第四章 定居 / 52

第五章 上帝,一个过渡对象? / 67

第六章 他者的信仰 / 83

第七章 媒介宗教 / 94

第八章 律法的终结 / 110

第九章 第二个循环 / 126

第十章 完成第二个循环 / 143

第十一章 宗教思想与人类的形成 / 151



第十二章 诸神的黄昏 / 169

第十三章 至善 / 182

第十四章 反对意见 / 197

参考文献 / 217

人名对照表 / 222

译后记 / 228

导 言

在本书中，我的目标是在普通读者面前为传统“宏大叙事”的拉丁或西方基督教神学建立一个完全现代的替代品，并在此过程中对其作出评论。

旧的宏大叙事是关于在永恒中开始并结束的万物故事——从上帝和他首次创造天使的等级制度开始，经历人堕落和救赎的漫长历史，直到最后审判和蒙福者的最终胜利。对此的经典表述可以在早期西方教会最重要的神学家希波的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的《上帝之城》中找到。这一宏大故事充斥在第十一到



第二十二卷之间，它宰制了 17 世纪晚期之前的西方艺术。英语读者或许曾在户外见识过它被有效地戏剧化，即在约克的神秘连环剧中。它以某种类似连环画的形式为中世纪的彩色玻璃绘画提供了主题，并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的镶嵌画中得到了尤佳的展示。在宗教改革中，所有主要的新教改革者都仍是坚定的奥古斯丁主义者。其中尤以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为甚，他以极大的严谨发展了旧的宏大叙事神学，旨在使普通信众确信上帝对整个宇宙历史的绝对统治权，这样一来只要一个人曾经体验过圣恩，那么无论短期内在他身上发生什么事情，他都能确信自己终将得到救赎。新教传统的形成主要归功于加尔文，它有许多不同的叫法，改革宗、加尔文宗、长老会、清教以及独立派和公理会。如今，所有这些传统的衣钵实际上都为(确切地说不属于任何特定宗派的)保守的新教福音派所继承，该派已被先前的几代美国人和其他人传遍世界大



部分地区。

旧的西方宏大叙事神学显然尚未消亡。它部分地源于古代的琐罗亚斯德教，但更主要地来自希伯来《圣经》所展现的古犹太人的国家故事。圣保罗修订和扩充了犹太人关于上帝在他们的历史中做工的故事，这一工作是由他开始的，其目的在于将之转化为关于宇宙的堕落和救赎的基督教新宏大叙事（参见《罗马书》第5章、《哥林多前书》第15章等）。另一位新约作家，即《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述了自己更为保守的故事版本，但他也试图独立地表达一个伟大的共同体凭着信仰穿越历史，通向应许的未来胜利和光荣的长征在西方古典意义上意味着什么。如今，美国的国家命运感和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紧密联系说明了旧的宏大叙事的、弥赛亚国家主义的宗教意识形态仍有某些现实的政治力量，即便它先前的理智权威如今已彻底耗尽。

拉丁宏大叙事其实是宇宙性的——但



它也是地球中心的。它以天使的受造为始，描绘了路西弗的反叛和他被驱离天堂的经过，继而讲述了上帝接下来如何创造了可见世界和人类，以便为天堂补足能够经受住世俗生活考验的人类灵魂。然而人类的始祖堕落在罪里，为了实现他原初的目标，上帝继而启动了一项浩大的工程，他首先拣选了犹太人，并将摩西律法赐予他们。但他们也堕落了，为了拯救一些人，上帝走了最终的一步，他自己在耶稣基督那里成了人。教会的盛年将终结于基督的回归和他在地上的千年王国的建立。最终，经过最后审判，上帝终于使天堂重新得到完全的补充，并将之关闭，而撒旦和他的拥趸以及所有受诅咒的人类灵魂都将永久被封印于地狱中。故事至此结束。

这个大故事〔或神话(muthos)，这是希腊语中对应故事的词〕为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提供了思想基础以及历史推动力。直到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它都没有遭遇很



像样的对手，那个时期出现的像彼特拉克（Petrarch）这样的人，似乎仅仅是跳出了它的控制而已。彼特拉克是一位世俗诗人，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也是一位学者，他在柏拉图（Plato）哲学和“人文学”——即古希腊世俗文学——中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所有文化框架。然而，由于柏拉图仍然不仅对意大利人文主义也对基督教教义保持着主要的哲学影响力，因此二者之间尚有许多共同点，教会也尚未感觉到威胁。相反，画家、建筑师、诗人以及他们的贵族赞助者很快适应了至今仍然幸存的异教与基督教的神话之奇特融合。在美术馆中，我们看到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在一幅油画中向我们呈现悦目的裸体维纳斯，而在另一幅油画中却又让童贞的圣母穿得像位纯洁的修女，然而对此我们丝毫不会觉得震惊或惊讶。毫不夸张地说，意大利文艺复兴使我们都成为了精通双语的人。甚至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也是持双语的，清教诗人约翰·弥尔顿



(John Milton)在用异教形象装点他的《基督诞生之晨颂》时并不曾犹豫。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旧的奥古斯丁式宏大叙事神学即便在宗教改革中也不曾受到严重影响。新教徒的领袖仅仅是继续将之视为理所当然的。然而，情况在17世纪变得极为不同，因为在伽利略(Galileo)和牛顿(Newton)之间兴起的数学物理学完全改变了西方基本的世界图景，打破了教会的旧权威。在欧洲的世界图景机械化之后，人们渐渐明白物质世界中的一切事件都完全可以用物质、位移和运动的数学定律得到内在的解释。不再有任何现实空间留给那个将所有世界大事导向一个单一的道德预设之实现的天意，事实上也不再有空间留给人类的行动自由或任何超自然的存在和力量。死者无处容身，因为不再有空间以供我们之上的旧天堂和我们之下的旧地狱存在。

牛顿的成功使世人确信，有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人类为自身找到了一条新



的道路,这条道路引导他们去认识前所未有的力量和希望。不可避免地,注意力开始聚焦于方法、作为知识建构者的人类思维以及对传统的批判等问题。在过去,大多数或几乎所有社会都是传统指向的,而现在整个传统都需要被严格审查和(多半被)抛弃。所有这一切都成了启蒙运动的任务。

青年大卫·休谟(David Hume)于1739年发表的篇幅巨大的(同时也是极其辉煌的)哲学著作在其全名中显示了这股风潮的走向:《人性论:试用实验(=科学)的推理法于精神科学(=人文学)》。^① 批判的、质疑的、直面的、人类中心的新方法在三卷书中被用于研究人类知识、心理学和伦理学。一切都将被重构:进步的、人道主义的、世俗的、以科学为基础的且是完全开明的新视界将处处流行。

休谟大体是正确的。旧的思维方式可

^① L. A. Selby-Bigge, ed., *Hume's Treatis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 etc.

以概括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宏大叙事的神学”，或简单地说“奥古斯丁式的神学”，这种思维方式仿佛不久前还盛行在弥尔顿、班扬(Bunyan)和英国国教会的共祷书的世界里，那不过是70年前而已。现在，一切都变了。一个新世界在召唤我们。

或许仅仅看起来是如此。事实上，西方世界发现放弃其旧信仰是极其痛苦的，而在哲学上全然清晰地表述其新信仰也极为困难。即便是现在，我们也仍然难以在一个清晰的、确信的、无悖论的、世俗人文主义的世界观中获得安置。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一方面铲除未经证实的形而上学假设的残余，另一方面避免自我反身性的悖论，在这样的双重努力下，我们已逐步滑向怀疑论——而在这些方面，研究休谟自身的教育意义仍不逊于研究其他几乎所有现代哲学家。

青年尼采(Nietzsche)对达尔文主义的反应是一个好例子。不愧是尼采，他立刻看到了其中的自我反身性悖论。如果达尔文